

白天使

尤·尼庫林著 任溶溶譯



少年兒童出版社

白 天 使

(獨幕劇，又名私刑)

尤·尼庫林 著

任 溶 溶 譯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Ю. Никулин
БЕЛЫЙ АНГЕЛ
(Из «Затейник»)

根據 «Пионерский театр» 上登的 «Суд Линча» 修正

書號：譯4005 29萬本 9千字 定價1,400元

白 天 使 (高)

著 者	尤 · 尼 庫 林
譯 者	任 溶
出版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二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上 海 南 京 西 路 一 號

繪 兒 童 版 本 社 1954年2月重印
1954年2月1版 印數1—354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警登證號

人物：

湯姆·勃列克西——少年，黑人，十五歲。

安琪拉·華生——少女，參議員華生的女兒，和湯姆同年。

美國南部一個州，參議員華生的郊外房子裏，安琪拉的房間。房間裏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架電話。

湯姆跑進房間，上氣不接下氣，東張西望。他撲到電話機旁邊，拿起電話聽筒，撥號碼。

湯姆（對着電話很快地說話，常常壓低嗓子，發出噓噓察察的聲音。）請瓊

斯先生聽電話。阿爾契巴里德·瓊斯先生。您是瓊斯先生嗎？……我是湯姆……湯姆·勃列克西！您記得嗎，您曾經每星期天在家教過幾個小黑人唸書？……對，對，瓊斯先生，是我！瓊斯先生，我要說得輕——說不定有人到這兒來。瓊斯先生，救救我們吧！他們帶了狗滿城去搜查我們……他們從早晨起就追趕我們了——追我和吉姆。許多白種男人……他們想用私刑審判我們，吊死我們……瓊斯先生，救救我和吉姆吧！我們沒有犯什麼罪，我以後再原原本本告訴您！您記得您救了黑人桑尼嗎，——連夜帶他到別的州去……所有的黑人都知道這件事情！他們就是絕對不聲張吧了……我不會說的，瓊斯先生！我現在從華生先生的郊外別墅裏打電話給您。吉姆在花園裏，我從窗口爬進來，——這屋子我熟極了，我生在這裏，長大也在這裏。我聽着您說話，瓊斯先生。（興奮地。）瓊斯先生，我們會偷偷地到您那兒去的！……不過我想，我們暫時還是等在這裏好。等到夜裏他們不搜查我們了，我們就去看您……現在我就跑到吉姆那裏去。謝謝您，瓊斯先生！說完了！（他放下電話聽筒，轉身要走，可是看見了進來的安琪拉·華生，於是呆住了。）

安琪拉 （很驚奇。）湯姆！是你？

湯姆 安琪拉小姐……

安琪拉 你在這裏幹什麼？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湯姆 我嗎，安琪拉小姐……（他微笑着，一口氣很快地說下去。）我的新主人塔夫特先生派我到勃烈奇先生的農場去，告訴他說他想要的最好收音機已經到了，請勃烈奇先生到舖子裏去看看。我路過您家，想來看看您，安琪拉小姐……自從把我送到塔夫特先生那邊去幹活以後，我整整一年沒見您了。

安琪拉 （還是驚奇地望着湯姆。）可是你怎樣到我屋子裏來？誰放你進來的？

湯姆 （照舊說得很快。）所有的黑人都在農場裏幹活，白種僕人都睡了，——熱極啦……我到處找您，安琪拉小姐，請您原諒我。好了，我看到您了，現在我要走了。再見！

安琪拉 不，不，湯姆，等等！我一點兒不生你的氣！我一看見你，只覺得奇怪。噫，看你變成什麼樣子啦……我來把你一下子四面八方瞧瞧：一——二……快轉過身來！三——四……站着！你的衣邊為什麼撕破了？短靴子裂開了？

湯姆 這個……（很快地。）安琪拉小姐，因為狗追我。我跳過圍牆，鉤破了。可是我該走了。我出來這麼久，塔夫特先生要生氣的……

安琪拉 廢話，湯姆！你別怕。我打電話給塔夫特先生，就說我留住了你。（神氣地。）看他敢生我參議員華生女兒的氣，一百個塔夫特先生、一百間舖子，我也買得下來！……你來得好極了。爸爸到麥亞米去了，我的丫頭進城買東西，我從早晨起，不知道幹什麼才好。悶得慌！也許你可以給我解解悶吧？可惜咱們都已經長大了……（嘆他。）你也長大了，湯姆。我呢？

湯姆 安琪拉小姐，您真正是一個白天使了！華生先生一直這樣叫您的。（驚慌的樣子。）可是，安琪拉小姐，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馬上就得走。

安琪拉 （很詫異。）湯姆，你怎麼啦？你出了什麼事情嗎？

湯姆 （急忙地。）不，不，安琪拉小姐！沒出什麼事情。一點兒沒出什麼事情！

安琪拉 那麼你的腦子出毛病了。我不是跟你說過，我來打電話給塔夫特先生嗎？你別胡思亂想了。要不然我一生氣，就把傭人叫來，吩咐他關你到黑房間裏去，——你

還記得從前的情形嗎？……你說說你現在過得怎麼樣吧。比在這兒好嗎？

湯姆 不，安琪拉小姐，更壞……我是說——壞極了。

安琪拉 好了好了，湯姆，別講苦經了！要不然我悶壞了。

（靜了一會兒。）湯姆！你記得咱們玩打獵遊戲嗎？我做偉大的獵人，你做我忠心的狗……

湯姆 （心不在焉，只想自己的事。）您生氣 就用小雨傘當鎗打我……您記得有一回在花園裏，您瞄準着我，我忽然說：

（低聲地。）“安琪拉小姐，別動！一條蛇在您後面！”

安琪拉 蛇？……我記不得了。等一等……

湯姆 對了，對了！您就這樣站着一動不動。（做給她看。）我偷偷走過去，一把抓住蛇的尾巴尖，在石頭塊上打碎牠的頭……這是一條非常毒的蛇。要是牠咬了您的話……

安琪拉 （發熱地。）你保護了自己的女主人啦，湯姆。你知道嗎，湯姆，我真的學會開鎗了！真的！我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把小手鎗——樣子跟玩具手鎗一樣！我很小很小的時候，他說他沒兒子，可是他要像教育男孩子一樣教育我。這是保姆，就是你的媽莎麗告訴我的……他教我游泳騎馬。他親自教會我開鎗！你要我開給你看

嗎？(繞走到桌子旁邊，拉開抽屜，拿出一把小手鎗。)瞧。你過來……
喂，來呀！你瞧瞧窗子外面，看見樹枝上一個蘋果嗎？我
馬上把它打下來。(她瞄準。)

湯姆 (害怕。)不要打！

安琪拉 (瞄準。)你瞧着吧！

湯姆 安琪拉小姐，不要開鎗！

安琪拉 (奇怪。)你怕？(朝他轉過身去。)湯姆，你變成胆小鬼啦！

湯姆 大家要圍攔來的……對，安琪拉小姐，我怕。

安琪拉 哼！湯姆，你變成一個胆小黑鬼啦！別再說這種話
了。(她重新瞄準。)

(電話鈴響。)

(安琪拉把手放下。她拿起電話聽筒。)哈囉！我聽着吶。參議員華
生到麥亞米去了，所以他的辦公室裏沒人接電話。我是
他的女兒安琪拉·華生。屋子裏除了我只有傭人……
您是誰？霍恩先生嗎？警察局長嗎？我聽着吶，霍恩先
生。什麼？兩個小黑鬼……我不明白。

(湯姆走到電話旁邊，壓着表軌，電話斷了。)

(大怒，放下電話聽筒。)湯姆，你做什麼？你喝了酒嗎，湯姆？
你醉了？還是你瘋了？你為什麼這樣做？

湯姆（退後。）我不小心蹣了一交……安琪拉小姐，我不是存心要……

（電話又響。）

安琪拉（拿起電話。）哈囉！不錯，霍恩先生。我們的電話斷了……

（湯姆帶着絕望的決心，把手放在電話的表軌上。）



(大怒。)湯姆，你真的瘋了！馬上把手拿開！（望着他。）你有點兒古怪……我怕你。（驚叫。）西德！波里！……（她把電話扔在桌子上，向門口跑去。）

湯姆（慌忙跑到她前面，攔住去路。）安琪拉小姐，站着！用不着叫人。我不是瘋了，您別怕。我自己來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訴您……我告訴您全部事實。

安琪拉 什麼事實？

湯姆（說得很急，很激動。）安琪拉小姐，警察局長霍恩先生想要告訴您的，就是有許多白種人在追趕兩個黑孩子……要捉住他們，用私刑把他們吊死……這兩個黑人就是我和吉姆。您明白了嗎，安琪拉小姐？他們想殺死我們！

安琪拉（吃了一驚。）湯姆！這是真的嗎？

湯姆（點點頭，緊張地望着她。）安琪拉小姐，我把事實都告訴您了……可是您不會告訴別人，說我們在這裏吧？……——我和吉姆，——他在花園裏等着我。您不希望我和吉姆在樹上吊死，像老黑人佐治那樣吧，——您還記得嗎？……

安琪拉（退後。）不，不！湯姆，你說什麼？……不！（停一停。）

湯姆，你們幹什麼來啦？

湯姆 我們什麼也沒幹！我對您起誓，安琪拉小姐！

安琪拉 湯姆，你們什麼也沒幹，他們不會捉拿你們的。

湯姆 他們說我們，就是我跟吉姆，偷了塔夫特先生舖子裏
兩百塊錢。可是我們沒有拿過塔夫特先生一點兒東西
……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不是事實。他們是故意這樣說
的。

安琪拉 （驚奇地。）什麼，照你這麼說，他們是說謊啦？

湯姆 是的，安琪拉小姐！他們捉我們不是爲了這件事情！

安琪拉 那麼爲什麼？

湯姆 您明白嗎，安琪拉小姐……每天晚上塔夫特先生離
開舖子以後，我和吉姆常常聽無線電。有一回，我們聽
到了保羅·羅伯遜……安琪拉小姐，他和我一樣是個
黑人。可是他是個有名的歌唱家！他唱歌以前講蘇聯。
安琪拉小姐，這是個不平凡的國家呀！那邊所有的人都是
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他們的皮膚
是什麼顏色！……

安琪拉 （氣呼呼的。）湯姆，他重複“紅黨”印在傳單上的愚
蠢神話！

湯姆 不，安琪拉小姐！這不是神話！他自己到過那國家，一切親眼看到過……他唱那國家美麗的歌，我跟吉姆記住了一支。我們今天早晨唱這支歌。塔夫特先生聽到了，非常生氣，就打吉姆。吉姆倒下來，嚷了一聲：“塔夫特先生，別打死我啊！”可是塔夫特先生回答說：“你打死了不過少掉一隻黑狗”，說着舞動棍子。我只說了一聲：“吉姆不是狗，塔夫特先生。他是人……”塔夫特先生於是向我撲過來。可是我和吉姆溜走了。塔夫特先生走去告訴所有別的白種流氓。他們決定吊死我們。

安琪拉 那麼，接下去呢？後來怎麼樣？

湯姆 後來我和吉姆看見他們沿着街道朝舖子走來，——全身都是白的，披着白斗篷，戴了白頭罩……他們喝醉了酒，講下流話，大聲唱下流歌……我和吉姆跑過許多院子……我們跳進河裏，游泳游到這一邊來。接着我們從山下看見，他們在廣場上燒掉了白色的木頭十字架，一家一家去搜查我們……那時候我想起，您的家離開不遠了……吉姆就躲在水園裏，我打窗子外面爬進來打電話……（他停了口。）

安琪拉 （警惕地。）你打電話……湯姆，你打給誰？

湯姆（腦子亂了。）我打電話……我打電話給阿爾契巴里德·瓊斯先生……我把事情全告訴了他，請求他幫助我和吉姆。

安琪拉（斬釘截鐵地。）阿爾契巴里德·瓊斯是個壞蛋。他跟共產黨和黑人做朋友。爸爸說他不配做白種人。

湯姆（確信地。）瓊斯先生是非常好的人。他是個大學者，全美國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希望所有的白種人和黑種人都生活得更加好。他希望我們的日子過得跟蘇聯所有的人一樣。他也跟我們講過這個國家……瓊斯先生正直、好心腸、大胆。我在電話裏跟他說……（住了口，望到窗子外面去。）我們只要等到夜裏就好！您看見嗎，安琪拉小姐，太陽已經下去了……夜裏他們就不搜查我們了。也許他們走另外一個方向——出城去了……

安琪拉 等一等，湯姆。假使他們到這兒來呢？到這方向來呢？

湯姆（哆嗦了一下。）那麼我們就先走！

安琪拉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們不到這裏來呢？不到這方向來呢？

湯姆 我怎麼知道？

安琪拉 我想出辦法來了！湯姆，我打電話給警察局長霍恩先生，打聽一下他們現在在什麼地方，正在做什麼事情。（她走到電話機旁邊。）

湯姆 （很着急。）安琪拉小姐，要是他們猜出來這裏有點兒不對呢？……他方才跟你說話的時候，電話斷過兩回。他猜得出來……

安琪拉 我會向他解釋的……他什麼也不會猜出來，湯姆。（她和他對看着。）你相信我吧？

湯姆 （堅決地。）相信。

安琪拉 （她拿起桌子上的電話，再放在表軌上，然後又把它拿起來，撥號碼。）問訊處嗎？請告訴我警察局長霍恩先生的電話號碼。謝謝你。（她撥電話。）哈囉！您是霍恩先生嗎？我是安琪拉·華生。霍恩先生，剛才電話局有人來——來給我修理電話……您打過電話到這裏來。霍恩先生，我聽着吶……（她仔細聽電話。）明白了，霍恩先生。（聽了好久。）是的，霍恩先生……是的，霍恩先生，自然！謝謝您。霍恩先生，再見。（她放下電話。）

湯姆 （緊張地望着安琪拉。）安琪拉小姐，他跟您說什麼？

安琪拉 他跟我說……湯姆，他說他們非常憤怒。誰也不能

夠阻止他們……他親自下命令叫警察們不要干涉……
他說他們要在全城裏搜查你們，如果在城裏找不到你們，就在全州裏搜查你們，就算在地裏也要搜出來……

湯姆 他再沒有別的話了嗎，安琪拉小姐？

安琪拉 他還說，假使他們到這兒來找到了你們，這就是我家的恥辱！馬上就要改選我的爸爸……可是大家如果都知道，應該私刑吊死的黑人藏在參議員華生的家裏，城裏有勢力的人，就誰也不會再投他的票了！這件事情將要影響到我爸爸的事業——大家要抵制他的商號，它的製造品大家都不要買了……我們就破產了！

湯姆 （用發抖的聲音。）安琪拉小姐，沒有了嗎？

安琪拉 （不看她，費勁地說下去。）他說我們應該把整座房子、花園和農場搜一搜……如果這兩個黑人在這裏，就捉住他們，等到找他們的人來的時候，把人交出去。

湯姆 （熱烈地。）可是他們不到這兒來呀，不是嗎，安琪拉小姐！他們不知道我們在這裏……您什麼話也沒有告訴霍恩先生吧？……我們在花園裏一直等到夜裏，到了夜裏，我們就逃到別的州去了，對嗎，安琪拉小姐？（興奮地。）我無論如何要和吉姆一塊兒生活！我可以做任何

……工作。我要向瓊斯先生那樣的人求學，——他說過他那樣的人在美國有的是。這種人而且越來越多。我要向他們求學，變成像瓊斯先生那樣的人！我還要跟他們一塊兒鬥爭……可是您呢，安琪拉小姐，我永遠不會忘記您，一分鐘也不會忘記您！您救了我和吉姆啊！

安琪拉 （忽然。）湯姆！

湯姆 什麼，安琪拉小姐？

安琪拉 湯姆，你到這兒來。你喜歡我嗎？

湯姆 （坦白地。）咱們在這屋子裏一塊兒長大的，安琪拉小姐。

安琪拉 湯姆，我知道這件事情你很難辦……可是必須這樣做才對，湯姆。

湯姆 必須怎樣做才對呀，安琪拉小姐？

安琪拉 必須到他們那裏去，你明白嗎？

湯姆 “到他們那裏去”——到誰的地方去？……

安琪拉 到搜查你的人那裏去。你應該告訴他們說，你親自去了。你去，因為你沒罪，——你沒拿過塔夫特的錢。……你再也別唱那國家的歌了，就是那黑人唱過的……你再也別說黑人是人不是狗。你明白你錯了！